



「中外名人傳」圖照（文見七十頁）

- ① 製聯名家張佛千。（文見七十頁）
- ② 情報工作幹才王兆槐。（文見七十五頁）
- ③ 日本病源體細菌學家野口英世。（文見七十三頁）

中外名人傳

(一四)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三五頁)

張佛千(一九〇八—二〇〇四)

性別：男

經歷：製聯名家

胡宗南、孫立人、黃杰等的私人秘書
張佛千，早期的報人，曾在北平辦報，後來投身軍中，做過胡宗南、孫立人及黃杰的私人秘書，晚年逍遙於詩文聯句，為製聯名家，有聯聖之稱。

響往革命投筆從戎

張佛千，安徽廬江人，原名張應瑞，後來改名為張佛千，他的父親張壽南，曾獲湖南公費留學日本早稻田學化學，回國後在常德辦常德中學，清室傾覆，

攜家眷歸隱廬江。張佛千在家鄉跟他十幾歲的哥哥張應楠讀綠裝書啟蒙，十六歲進南京念新式學堂江蘇第一中學，中學時期即以能文知名，並嚮往革命。國民黨清黨，張佛千由武漢到上海，進入上海中國公學，未畢業即帶筆從戎，進了南京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
一九三三年，張佛千佩著國民革命軍少校官階，意氣風發地到了故都北平，創辦《老實話》旬刊，是一份為抗日作精神準備的軍中刊物。軍中訂了五萬份，零售最高每期有兩萬五千份。在北平辦報的日子裡，張佛千還受命做好革命軍的對外關係(今稱公共關係)，應酬交際之餘還要徵歌選勝，俾便連繫各方面的

人物，從新聞界到學界以及舊官僚和舊軍人，三教九流都是他打交道的對象。其中最稱莫逆的是和中央軍第二師師長黃杰的交往，並因黃杰的轉介，先後追隨過「西北王」胡宗南和孫立人將軍，也決定了一生的際遇，跌宕起伏，迭有奇遇。

一九三五年，日寇由東北步步緊逼，魔掌內伸，華北吃緊，中央軍都被迫撤退，《老實話》隨之停刊，就張佛千而言，這只是轉進，《老實話》改名為《十日雜誌》，繼續在上海出刊。因為辦刊物，張佛千結識了詩人盧冀野、言情小說家張恨水及葉淺予、黃苗子、丁聰、張樂平等後來都成大家的年輕書畫家。在意氣相投和少年輕狂之下，少不得有秦淮之遊，解衣擊鼓、長歌博望兼

而有之。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最高領袖蔣中正委員長指示要在石家莊和蘇州各辦一份《陣中日報》。張佛千隨即受命於同年九月十二日進駐蘇州，九一八紀念日正式出刊，洛陽紙貴，創出每日十萬份的紀錄。此時張佛千邀同葉淺予等畫家組成「陣中日報戰地寫生隊」，速寫戰士英勇抗日鏡頭。六十年後張佛千和葉淺予重逢杭州，在富春江畔各敘平生契闊，撫今追昔，不勝感嘆！

與周恩來打過交道

一九四〇年初張佛千赴西安，出任胡宗南的三十四集團軍西安辦事處上校處長，專為胡宗南接待各方人士和對外聯絡。此一時期他還曾受命和中共打交道，見過周恩來和林彪，並和周促膝長談，周恩來臨別殷殷致意，並說後會有期。張佛千見微知著，當時便覺得中共野心勃勃，果然抗戰勝利後，國共之爭就搬上了檯面。

張佛千和孫立人結緣並開始交往於一九三六年，那時孫立人還是黃杰稅警總團總團長之下的第四團團長，黃杰托

前來其駐地作客的張佛千在孫立人處多做些關係，聯絡感情。抗戰開始後，孫立人軍書傍午，張佛千忙於戰地報刊，少有機會聚晤，勝利後，稍有餘閒，兩人偶在重慶或南京晤面，抵掌論天下大勢，並約好一道共事。一九四七年張佛千應孫立人之邀，到南京參與孫立人訓練新軍的工作，第二年春天隨孫來到台灣鳳山，任陸軍訓練司令部少將新聞處長，任內創辦了《精忠報》，鼓舞軍中士氣。政府遷台後，吳國楨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張佛千轉任吳國楨的機要秘書，後來孫立人捲入美國「棄蔣保台」的紛擾。張佛千看在眼里，痛在心裡，但卻無能為力。後來，他撰寫《孫立人案說從頭》長文，文中對孫案有詳盡的考證，非僅僅為孫辯冤白誣而已。

孫立人案後，張佛千一度賦閒，嗣後新聞界前輩成舍我創辦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禮聘張佛千講授新聞文學，其後他又陸續在銘傳學院、淡江大學、文化大學相關科系開課，初期只為餬口，後期成了他人生之至樂，樂見受業學生遍布新聞界。至一九八三年文化大學創辦人

張其昀博士特聘他為最高級的華岡教授。

與黃杰論詩文締交

一九六二年底黃杰出任台灣省主席，張佛千受邀襄助文書機要。黃杰長於詩文，尤精書法，素有儒將之稱，對張佛千的詩文造詣早有認識，及見他代擬文稿大為激賞，廣為譽揚。當時任農業復興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沈宗瀚當面誇獎張佛千說：「在美國，專家寫的文章，普通人看不懂；一定要請非專家而文字好的人重寫，你是我看到的最好的高手。」經專家品題，張佛千的文章更是名傳遐邇。

張佛千的文字生動鮮活，而且頗有戲感，他樂於把自己寫的文章入戲，也勇於求新、嘗鮮。九十歲那年他規畫到西安拍攝紀錄片，現身說法，親撰《我追隨胡宗南》的旁白。他在給紀錄片攝影名家忘年交郭冠英的信上說：如果製作紀錄片，不僅要紀「西京招待所」，還有胡宗南總部所在地的小雁塔，陸軍官校王曲七分校，七分校的大禮堂是「天下都城隍廟」的大殿，胡總司令曾在

殿中設千人宴，宴請地方人士。胡在西安城內的居所，奉祀漢代大儒董仲舒的董子祠，還有西安事變最初發生地，楊貴妃春寒入浴的華清池，都要入鏡。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曾謂「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正可藉此片馳騁想像，而生悲壯滄涼之慨。

製聯受海內外看重

張佛千晚年以詩文和製聯自娛娛人，其中又以嵌名聯備受海內外看重。製對聯看似小道，卻是一門大學問。史學大師陳寅恪曾為清華大學入學國文試卷出題，除作文外另要求考生以「孫行者」三字對對子。陳寅恪說，對對子可以測虛實字及應用、測平仄聲、測讀書之多少，驗語藏之貧富、可以測思想條理。而張佛千製聯更求推陳出新，強調要有新意境、新意象，反對無一字無來歷的墨守古典，以雅對俗，相映亦可成趣。佛老的新知故舊，包括吳大猷、張大千、梁實秋、許倬雲等，皆以得他一聯珍為寶藏，他前後送出的嵌名聯已逾萬幅。

華裔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獲贈聯：
其一：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健筆一支，榮名一人。

其二：
行成于思，遠思皆美；
健在其筆，揮筆全能。

張佛千一生製聯甚多，茲舉其部分代表作：
自勉類

堂聯：

莊子逍遙，化作大鵬，培風九萬里；
行者狂放，偷嘗仙果，結實三千年。

自題聯：

縱橫計、治平策、草檄手、捫虱談，惜哉不用；
長短句、窈窕章、生花筆、離龍辭，老矣方傳。

題贈類

贈梁羽生聯：

羽客傳奇，萬紙入勝；
生公說法，千石通靈。

為「中副書屋」撰嵌名春聯：

中可救偏，道行萬世；

副外佐正，文耀千秋。
贈名作家龍應台女士聯：
放火只是開了頭
下海就應幹到底

贈殷允芃女士花甲之慶聯：
觀天下大，明若指掌；
論女中強，真如鳳鸞。

殷允芃為《天下》雜誌的創辦人。
贈查仞千先生聯：
退休不再看大樣
老去猶能治小鮮

查仞千為聯合報的老牌編輯。

贈黃達雲先生聯：

史家大書，域外孤軍，勇張漢幟；
詩仙好語，天下談士，願識荊州。

贈馬悅然先生聯：

悅是喜歡，文學萬歲；
然乃肯定，評鑒千秋。

贈余秋雨嵌名聯：

秋水襟懷一塵不染；
雨窗靈感萬字如流。

贈董橋嵌名聯：

董遇三餘學乃博；
橋松千尺尤其飛。

贈魏龍豪聯：

龍吟虎嘯，皆出君口；

豪情逸興，都是天才。

祝錢寶四（穆）先生八十壽聯：

大宗師逍遙，游九萬里以意；

素書樓著述，計八千歲為春。

祝桂裕先生百齡榮慶聯：

杏壇澤被三千士；

海屋籌添一百春。

述懷詩顯豪情壯志

張佛千有一閒章「遍交天下美人名士江湖俠子」，他曾自言少好交遊，故凡所敬重者皆在交遊之列。好的嵌名聯要能善寫其人，成為傳記之精華。聯固可因其人而傳，其人亦可因聯而傳，更是張佛千交友最美的媒介。

一九七二年張佛千有〈述懷〉四首，茲移錄其中兩首以見其人、其志、其情：

雞蟲籬下恥微官，雲表清聲慕鳳鸞。
不合時宜儲腹內，無窮情感溢毫端。

江湖自廣當求適，松柏能榮貴耐寒。
猶許少年重現夢，買漿縱博入邯鄲。

百誦蘇辛意氣諧，堂堂巨筆寫高懷。

世方盈耳標時異，士有甘心與眾乖。

豈必黃鐘終毀棄，寧能金劍久沉埋。

吾生愛晚書城樂，喜得坡翁勝小齋。

張佛千很講究經營個人專屬書房，

臨老境，更愛靜夜披覽。從「猶許少年

重現夢，買漿縱博入邯鄲」的豪情，轉

化為「百誦蘇辛意氣諧，堂堂巨筆寫高懷

」，正是他人生際遇和心境轉折的寫照。

好友代為出版遺著

張佛千於二〇〇四年七月廿六日走

完他美好的一生，年高九十有七。他達

觀詼諧，開朗坦率及樂於與人為善的作

風，使他廣交天下名人雅士，常能使人

如沐春風，九十歲時，他對外表示：「

我已經九十歲，也就是說，我即使明天

離開世界，沒有人（包括我自己）會驚

訝。因此我把每一天都當成最後一天來

活，突然發現，這個世界太可愛了，每

個人都可愛，都捨不得告別。」

張佛千曾在聯合報副刊開闢專欄「

一燈小記」及「花下散記」，幽默雋永

，膾炙人口，他的生前好友準備為其出

版他的文集「九萬里堂叢稿」。惟「一

燈小記」將先出單行本，其中有一篇談

到林語堂製聯的文章，聯句是：

哲人嘉言，生活是藝術。

大師長壽，幽默即神仙。

以此形容張佛千，其在天之靈亦必

欣然。（王治平撰）

野口英世（一八七六—一九二八）

性別：男

經歷：日本病原體細菌學家

醫學博士

精研血清學、小兒麻痺症

野口英世（Noguchi Hideyo），日

本病原體細菌學家、醫學博士、日本國

寶級的醫師，精研血清學、小兒麻痺症

，在防治梅毒方面也有顯著的研究成果。

貧農出身矢志向學

世界級的學者野口英世，於一八七

六年（明治九年）十一月九日生於日本

福島縣翁島的一個貧農家庭，地當豬苗

代湖畔，毗鄰盤梯山，土地貧瘠，其父

野口佐代助嗜酒如命，不治家業，以致赤貧如洗，住的茅草房腐朽不堪，幸賴其母刻苦耐勞，耕田織布，加之有時替人助產，或運送東西，獲得一些報酬，用以養育野口英世等兄弟三人。受慈母愛的影響，使他具有仁人愛物的襟懷。

野口英世小時名叫野口清作，因見母親勞苦，立志長大後要興家立業，乃於二十二歲改名為野口英世。

野口清作三歲時，隨母至田野勞動，母親耕作，他自己在一旁玩耍，誤陷入附近的火爐中，手足被燒爛，母親發現救出，幸得免死。不久，由留美習醫回日本的醫師渡邊鼎為他施行手術，殘的手臂始能活動，歷經這次醫療，使他看到醫師活人的妙術，小小心靈立志習醫，一場火傷，反而促成一個世界級的醫療好手。

成績卓異師友援助

年齡稍長的野口清作，由母親送入鄉村小學讀書。他喜用功，成績冠於儕輩，他每天早起在河中捕捉魚蝦，出售得錢俱買筆墨，夜間家中沒燈光，不得

已他前往鄰居旅館燒灶，利用灶火讀書，克苦勤勉，竟至這一地步。

這樣的環境，終維持著野口清作從初級小學畢業。當時日本小學校畢業時，地方高小的老師有會同視學員前來考試的規定，豬苗代高等小學校的主任小林榮，便是來試的一人，野口清作雖衣襟襤，但舉止態度溫雅可人，故對他特別注意。小林榮後來知道野口清作家貧無力升學，便獨力幫助他升入高等小學。

高小畢業後，野口清作便進入以前治療手的醫師渡邊鼎處為藥局生。這是野口清作學醫的開端，渡邊常指導他學外國語，從此他更努力獨自進修。

野口清作二十歲時，渡邊鼎的朋友，東京齒科醫學專門學校校長血脇守之助於暑期來到渡邊行醫的地方若松，住在渡邊處，野口清作得以接近，血脇也覺得野口清作係一非凡的人才，故而約他到東京去，野口清作喜不自勝，旋得小林榮及渡邊鼎幫助旅費，他即赴東京求助於血脇，血脇當時係高山齒科醫院（東京齒科醫專前身）幹事，月薪不過四圓，竟以一半充當野口清作的學費

。野口清作感激血脇知遇之恩，加倍努力，翌年試驗醫師合格，得入順天堂病院為醫員，兼幫助編輯「醫事研究雜誌」。此時野口清作已改名為野口英世，恰好北里博士於此時出任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獲知野口英世是個奇才，遂聘為研究所助手。

野口英世在傳染病研究所服務時，適逢美國病理學者福利克那（Simon Fenner）來日本，到該所訪問，野口英世用流利的英語擔任接待員，使福利克那教授備感親切，臨別時，對他說：「如有機會到美國，請到我家盤旋。」福利克那這句話，勾起野口英世到美國學習的願望。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他終於成功，由橫濱出發赴美。

赴美留學困境力學

野口英世抵美後即訪福利克那教授，不料教授的大學研究室不能接納他，此時野口英世旅費告罄，舉目無親，不得已再求助於血脇守之助，而血脇正在獨力經營東京齒科醫學院，經濟甚為侷促，乃於萬難中匯出一百美元並附言：

『把這款開拓你的運命罷！』野口英世感激萬分，然不幸的是野口英世的匯票在持往支取時，竟在中途遺失，此時真使他欲哭無淚。

野口英世在萬分困難中，福利克那教授盡力介紹他到美國醫學界元老密恰爾博士 (Sias Weir Mitchell 一八二九—一九一四) 處做助手，月薪甚微。密恰爾博士當時給他「毒蛇」的題目，令野口英世研究，經一年餘苦心鑽研論文發表後，大獲學界讚賞。密恰爾博士對於這位少壯醫學者，從此便抱著無限希望。

野口英世因為研究「毒蛇」的功績，獲得卡尼支財團的研究資本。進入丹麥可巴哈克血精研究所研究。在丹麥結束研究工作後，他重回美國時為一九〇四年，恰在此時紐約洛克菲拉醫學研究所創立，福利克那教授應聘為所長，延攬野口英世被聘為該所一等助手，但月薪仍不多，衣服均破爛，有時連食宿的地方都沒有，但他苦學的精神，一如舊慣。經過數年努力，野口英世終於躍登學術的世界舞台，獲賓夕法尼亞大學授於理學博士學位。美國許多醫學團體聘

他為榮譽會員。

日本在一九一一年頒給他醫學博士學位，一九一四年再授給他理學博士，一九二三年，日本帝國學士會推舉他為學士會員。

野口英世對學界最大的貢獻，是黃熱病的研究。黃熱病是南美厄瓜多爾、蓋加那、北美、古巴、海地、西印度及非洲等處的流行疾病，患者發生黃膽、出血、高熱，不到半月半數人會死亡，為當年最凶惡疾病的一種。

南美發現黃熱病原

野口英世於一九一八年赴厄瓜多爾研究黃熱病，發現病原，由醫界製出醫治黃熱病的藥物，造福眾多的病患。為此厄瓜多爾特別在其國內設置野口英世研究所，永留紀念。他在當地住過的街道，改稱「野口街」，以頌揚他的功績。

一九二八年，野口英世赴非洲研究黃熱病，不幸傳染上病毒，於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去世。同年六月十五日，他的遺體運回美國紐約市北郊的一處墓地安葬。野口英世的碑文上寫著：「他畢生

致力於科學，他為人類而生，為人類而死」。野口英世在日本受到了極高的尊重，在東京為他設置了紀念館，每年有許多日本人，特別是青少年，從日本各地趕來參觀野口英世紀念館，將其作為學習的楷模。(劉先軍撰)

王兆槐 (一九〇五—一九八七)

性別：男

經歷：情報工作幹才

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校偵緝隊長
交通部京滬區鐵路管理局簡任警務處長

國防部少將高參

交通銀行董事

王兆槐 (一九〇五—一九八七)，情報工作幹才，曾在抗戰前後及抗戰期間擔任肅奸防諜任務，出生入死，貢獻卓越。

投身黃埔矢志報國

王兆槐，號鐵庵，一九〇五年 (民國前七年) 三月廿七日生於浙江遂安縣的

芳梧嶺，其父王心咸，原在家鄉經商，清末遷居杭州，王兆槐童年時期即隨父母居住杭州，先進私塾接受啟蒙教育，誦讀四書，初具國學基礎。辛亥革命後，杭州創設新式中小學，遂轉入中小學就讀，青年時期，畢業於杭州體育師範學校，原欲獻身於國民體育教育，目睹國勢淩夷，軍閥割據，外侮頻仍，兼受革命思潮激盪，毅然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研習步科，立志以軍事報國。

王兆槐於一九二五年進入黃埔，完成入伍生訓練後，即參加東征之役，作戰勇敢，表現非凡。一九二六年革命軍北伐，任總司令參謀，參與情報作業。後來轉任副官處長及中校團附。

一九三三年，王兆槐回浙江任職，服務於省府保安處，一九三五年出任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校偵緝隊長，在上海與中共地下組織展開明爭暗鬥，重挫共黨勢力。抗戰初期，山東省主席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不遵中央命令，暗與日寇勾搭，為保實力，放棄守土，經軍委會下令拿辦，當時韓復榘統領重兵，隨身攜帶精銳衛隊，逮捕不易，經

王兆槐縝密研究，會同有關單位，設計誘捕，解除其兵權，完成逮捕任務，送交軍法審理，明正典刑，大快人心，士氣為之一振。

出生入死迭任要職

抗戰爆發後，王兆槐於一九三七年調升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所屬桂林辦事處主任暨少將總隊長，繼而先後出任西安監察處長，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長等職，一九四四年任財政部戰時貨運管理局豫鄂皖貨運管理處簡任處長，抗戰勝利復員，調任交通部京滬區鐵路管理局簡任警務處長，未幾升任副局長、局長。

一九四八年，王兆槐在原籍遂安縣眾望所歸，被鄉親推舉擁戴競選，以高票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來台後歷次國民大會及各種有關會議，遵照國策，發抒議論，卓識遠見，常為同座折服。曾當選主席團主席、黨團常務委員多次。王兆槐在台參與戰地政務研究會第十六期結業，兼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並曾任國防部少將高參、設計委員、經濟部漁業公司董事等職，一九六一

年任交通銀行董事，直到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病逝。

王兆槐畢生獻身革命，出生入死，建有殊勳，先後獲授抗戰紀念章、勝利勳章、四等雲麾勳章、交通部鐵路勳章、忠勤勳章、青天白日榮譽紀念章、中國國民黨齡五十年同志榮譽章、中華民國行憲三十年紀念章。著作有《對匪鬥爭技術之研究》。

熱心公益造福同鄉

王兆槐熱心公益，獎掖後進不遺餘力。一九八〇年積極策劃設置臺北市遂安同鄉會，當選首任理事長，一九八四年已略具規模，不幸氣喘病宿疾纏身，謙讓理事長職，然在病中，仍念念不忘策劃舉辦同鄉聯合畫展義賣，他贊助公益，樂善好施之風範，深為鄉親所欽仰。他的德配王揖琴女士，賢淑溫良，相夫教子，備極劬勞，歿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膝下一子一女，子王度，媳孫素琴；女王安安，適故總統嚴家淦之子嚴雋泰，有內外孫男女共九人，均受良好教育，服務社會。（劉先軍撰）